

複製人是「人」嗎？

從舊約神學的角度看「無性生殖」

你可會想過，人類的始祖亞當是「無性生殖」的首例，而亞當的妻子夏娃，豈非她丈夫肋骨複製出來的？基督教圈中，也有不少人暗中為神捏一把冷汗，系統神學的「人論」、「救贖論」，甚至「末世論」，是否需要重新界定？人類的科技是否就快要取代神的地位了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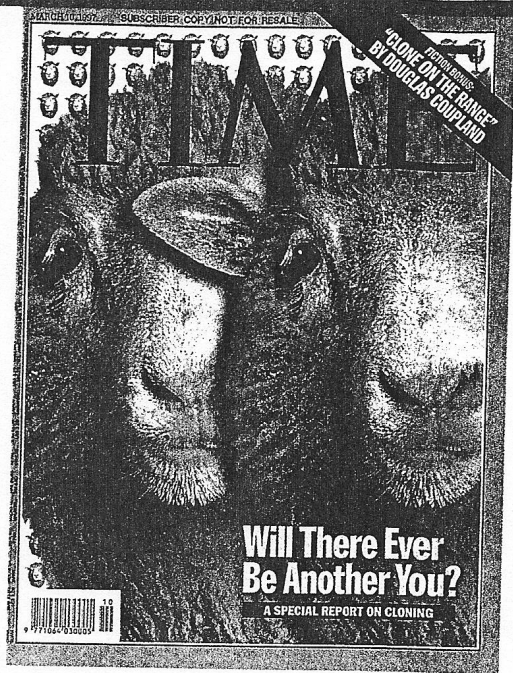


最近無論教會內外，茶餘飯後最熱門的話題是蘇格蘭一羣科學家，

在Ian Wilmut領導下，成功地複製了一頭稱作「桃莉(Dolly)」的綿羊。大家內心有一份複雜的感覺，一方面高興人類科技的進步；另一方面又深怕人類侵犯了上帝神聖主權的領域，甚或動搖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我不是一個科學家，我只試著從舊約研究者的角度，來和讀者探討這個問題。

無性生殖(Cloning)不是創造生命

按照今年三月十日《時代》週刊(Time)第六十四、五頁的圖解，複製「桃莉」的過程，作為複製用的細胞是取自一頭六歲大已懷孕的母綿羊之乳房。他們在實驗室中，不給這細胞養分，使它進入睡眠狀態。他們從另一頭未懷孕的母綿羊取得卵細胞，抽取這卵細胞的核，包括DNA也抽出來，但保留其細胞質(cytoplasm)。然後把這兩個細胞放在一起。在實驗室中，用電擊使兩個細胞融合；再次電擊，使這融合的細胞開始發育。六天以後，他們把這細胞植入第三頭母綿羊的子



對上帝而言，
祂說有就有，
命立就立，
十分簡單。

人類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地複製生命？

宮，懷孕期滿，在去年七月生下了一頭和母體完全一樣的綿羊。二月二十二日消息公布以後，震驚全球，大家期許這是人類科技的大突破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複製羊成功了，複製人的可能性也不遠了。有心人士不免憂心忡忡；柯林頓總統特地為此指派一個研究小組，要求九十天內提出因應之道的報告。

基督徒圈中，也有不少人中為神捏了一把冷汗，人類的科技恐怕就快要取代神的地位了。

在我看來，無性生殖的研究成功是科技的重大成就，一點都不錯。但是，它仍然在人類探索神創造奧祕的範疇之下，是神所允許的；對神一點也不具挑戰的意味，對基督教信仰也不致有負面的影響。

第一，複製羊所用的一切原料，都是取自己已經存在的動物，都是神的創造。科學家至今連一個有生命的細胞，都還沒有辦法製造出來，更遑論創造生物。就「桃莉」而言，這也不是複製，應該說是「培育」出來的而已。

第二，他們在實驗室中所作的過程複雜而精細，但這只是複製「桃莉」的一小階段而已，真正負起懷孕責任的，還是一頭母綿羊。人類在實驗室中，還是沒有辦法設計出一個和母體子宮一樣的環境，可以讓胚胎自然發育。

第三，這羣科學家，在 Ian Wilmut 領導下，用了十年的時間，試了二二七次，能存活到六天的，只有二十九個胚胎，真正健康生出的只有「桃莉」一例。當然

，隨著複製技術的進步，成功的比例應可再提高。但是，這也看出神的創造是何等複雜精細。對上帝而言，祂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十分簡單。

無性生殖是神所允許的

按照創世記第二章的記錄，神是用地上的塵土造亞當，然後從亞當的肋骨造出夏娃。

如果說，無性生殖的定義，是未經異性交配而產生的，人類第一對男女就是無性生殖的實例。

如果說，「桃莉」綿羊的個案，是母綿羊的複製；而夏娃的創造，從某些角度看，也是亞當的複製。

創世記第一章，神創造的過程中，有兩個詞值得特別注意：第11、12節的「發生」，和第20、22節的「滋生」。當然，我們不能根據這兩個詞，就提出聖經支持進化論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不能因為反對進化論，而限制了神作為的方法。這兩個詞有很寬廣的解釋空間；神所允許的植物和動物繁殖的方法，可能遠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多。

植物的繁殖，除了花粉的交配，插枝法不也是繁殖的方法之一嗎？

一些低等動物的繁殖，也常有無性繁殖的情形。

人類生養眾多的方法，是父母結合的結果。這是常態，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藉其他方式的可能性。



複製人是「人」嗎？

洛杉磯台福神學院，在三月五日舉行的一場從神學看「無性生殖」的研討會中，該院兩位系統神學教授曾指出，探討無性生殖的神學問題，最重要的是先確定：「到底人的定義是什麼？」

三月十日《時代雜誌》的另一篇文章，標題是：「靈魂能被複製嗎？」(Can Souls Be Xeroxed?)當然，這篇文章作者對「靈魂」(Souls)的定義，和神學教授的定義不一樣。他的假設是：如果複製人成功了，那麼這個人必然也是有靈魂的。

但是絕大部分基督徒，一提到這個問題，幾乎異口同聲說：「不可能，科學家也許可以複製人，但絕不可能複製人的靈魂。」

這就牽涉到，到底「人」的定義是什麼了。

在舊約聖經中，構成人的元素有塵土，有肉身，也有靈魂。但是在希伯來人思想中，他們並不把人區分成這些部分；他們所看到的人，是一個整體，看成一個「完整的個體」(totality)，這在神學上叫作「整全人觀」(holistic view)。不但這樣

複製的你

沒有辦法和你

在完全一樣的環境中成長，

當然複製的你就不是你。

，他們還把一羣人看成一個人，也就是「集體人格」，或是舊約神學家 Walther Eichrodt 所說的 solidarity 的特性。所以，亞干犯罪，就等於全以色列人犯罪。

換句話說，希伯來人看人是一個整體的人，不能把他／她分割成靈魂或體，或靈，和魂，和體。

把人的構成分成二元論或三元論，是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。柏拉圖的思想中，甚至有靈魂先存的觀念。

所以，從一個舊約研究者的角度，我認為，如果複製人成功了，他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人；他／她與母體／父體一樣，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，也有靈魂。他／她不是別人的一個影像，而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人。

神從亞當的肋骨造夏娃，沒有在夏娃的鼻孔裏吹氣。即或如此，她還是一個有靈的活人，而不是一個無魂有體的亞當之影子。

複製的你不是你

《時代雜誌》和《美國有線新聞網》(CNN)在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，調查了約一千人，問題是：你願意被複製嗎？結果，答肯定的只有七個百分點，答否定的有九十一個百分點。

大家的感覺是：造出一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？太可怕了！

但是，如果根據前面的說法，複製成功的人是一個獨立的人，那麼複製的你就



Wilmut 和複製羊桃莉。
在英國舉行的聽證會上，
Wilmut預測複製人技術的可能，
但他同時指出自己不會進行複製人的研究。
(圖片取自Time, March 10, 1997, p37, 已連繫版權)

不是你。

今天，人們太迷信「行為基因學」(behavior genetics)，也就是說，太過相信基因可以控制一個人的行為。不錯，基因是影響個人行為的主要因素之一。但是，心理學中「發展心理學」(evolutionary psychology)的理論也告訴我們，環境和其他因素，也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心理發育。

複製的你，沒有辦法在和你完全一樣的環境中成長，當然就沒有辦法成長為一個完全和你一樣的人。

複製人的倫理問題

複製人的科技一旦成功，並普及化後，可能給人類帶來不少好處。醫學界最高興的，莫過於移植器官的不虞缺乏。需要的話，從患者本身，即可複製一個基因完全一樣、沒有排斥作用之危險的人，用來捐獻器官。況且，隨著複製科技的發展，基因工程也將隨之提升，許多今日人類醫學的難題，也將迎刃而解。

但是，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，也將是前所料想不到的棘手。

首先，就醫學的角度來講，爲了醫治一個人，複製了另一個人，對那個被複製的人公平嗎？爲了救病人，必需摘取心臟之類的器官，傷害了複製人的生命，是否要負刑事責任？複製人的目的，若只是爲了器官的移植，「家人」對複製人的感情又是如何？

縱使複製人的科技成功了，
我們的神仍是創造者，
我們神的主權，
依然毫髮無損。

其次，複製人的科技普及化以後，勢必有人試著大量複製他們心中「理想」的人。可是理想的標準是什麼？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曾被視爲美女的典型，今日推崇的則是高挑健壯的女子。昔日腰圍寬廣的男子被稱爲福相，今日則看重精壯細實的肌肉。

其他許多倫理方面的問題，必然接踵而至。在此，不必也不能一一細提。

對基督教的衝擊

無性生殖的科技，將爲基督教信仰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呢？

台福神學院舉行的研討會中，一位系統神學教授指出：我們的「人論」、「救贖論」，甚至「末世論」，都必須重新定位，重新詮釋。

更多基督徒甚至害怕，這將根本動搖了我們信仰的根基。

在我個人淺見，複製人科技果真成功了，也不過和目前已相當普及的人工授精、試管嬰兒一樣。只不過用神所允許的科技，提供生養衆多的另一種方式，或以科技加以協助而已。神仍是惟一的創造者，

神也是惟一掌管人類的主宰。

當初天文學界提出「地動說」時，異端裁判所諸君不是憂心忡忡，以為哥白尼之流離經叛道，動搖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嗎？但是歷史證明，地球繞著太陽轉，並不違背聖經的教導。我們的神仍然坐在寶座上。

主若允許，複製人的科技成功了，我們的神仍是創造者，我們神的主權，依然毫髮無損。

主若不允許，複製人的研究，終必功虧一簣。

讓我們安靜等候神的作為，也讓我們不要以有限的理智，限制無限的神。

特稿 (二)

◆吳錕生 校園雜誌主編

無淚之淚

從曉燕之死談起

今年四月中旬，台灣藝人白冰冰的女兒被歹徒綁架。四月底白曉燕屍體發現之後，舉國震撼；影響所及，幾乎超過歷來單一刑案的震盪幅度。

本文撰寫於五月四日民衆第一次自發遊行之後。作者之意非為政府辯護，乃是指出台灣之亂，已經深化到社會的內在和底層，社會大眾應負的責任，事實上不見得少過政府。

人命大過全世界，一個女孩之死如果促成政府官員的反省與擔當，總算不算枉死。只是，台灣政府失職之處，更大、更嚴重的另有其他；白曉燕命案可能只是引爆長久民怨的炸彈引信。

事件過後，情緒會逐漸沈澱；期待經過「血的洗禮」的台灣社會，能比以前尊重制度，也比以前尊重生命。



台

灣社會生病了，可是並非今年四月開始患病。台灣社會已經生病

台灣社會病重了，可是並非今年四月病況轉壞。台灣社會已經病重許久了。

吳錕生

校園雜誌主編